

## 《燭光中的卡布奇諾》

夏日的黃昏，車子在高速公路上疾馳，陽光沒有了午後的張揚和熱烈，透過車窗照射進來，為旅途平添了幾許溫情。一首曲子不經意擊中了我，讓我不由得把目光收回車裏，認真地聆聽起來——小提琴和大提琴反覆吟誦着同樣的旋律，但節奏卻時而歡快，時而低回，像極了兩個人的對話和低語。朋友告訴我，這曲子的名字是《燭光中的卡布奇諾》。

那一年，我剛剛大學畢業，跌跌撞撞地開始了職場生涯，短暫的愛情在生活的現實面前匆匆開始，又匆匆結束。那時的我還不知「卡布奇諾」意味着什麼，只知道它是一款咖啡的名字，但這首曲子，讓我一直難以忘懷。在那二十幾歲的年紀，我尤其記住了小提琴和大提琴對話之中，最歡快、明亮的一段。小提琴像是那天真爛漫的少女，單純熱烈地追逐屬於自己的愛情；大提琴像是一個彬彬有禮的青年，在星空下訴說着愛情的誓言。——這就是海誓山盟吧，我暗暗地想。

待我有一天弄懂了卡布奇諾的咖啡語是「我愛你」時，我又有些疑惑：整首曲子有四個章節，為什麼這最歡快的一節既不在開始，也不是結尾？「我愛你」的主題洋溢在每一個音符裏，但大提琴和小提琴在演奏手法上，卻有時流暢、有時凝滯，有時篤定、有時遲疑。我猜測，這個曲子的作者一定是經歷過什麼。

之後的某一天，我一個人對着月光又反覆聆聽《燭光中的卡布奇諾》，似乎找到了之前一直沒有找到的答案：再純粹的愛情，也一定要汲取生活的風雨、經受時光的流逝、飽



### 人與事

趙陽

個人的私語，寫滿了對愛情深刻的體悟。

時光如流水。距第一次聽這曲子，倏然就過去了十五年。我已年屆不惑。和往年一樣，春節前的這段日子，是單位裏最忙碌的時候。在這個冷雨的深秋，我加班後回到家，又一次聽它，竟有了不同的感受。

開頭是一段由緩趨疾的鋼琴獨奏，細細微微地，把我的目光引到了一間咖啡屋，外面在下着雨，屋內溫暖如春。兩個或許已是滿頭白髮的人坐下來，未語凝噎，「你還好嗎？」這個時候，兩個人都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兩個人慢慢地打開了話匣子，陷入了美好的回憶：一晃就這麼多年。頭兩個片段結束，鋼琴又恰到好處地出現，外面的雨似乎將停未停，浙浙瀝瀝地敲打在屋簷上。兩個人回到了現實之中，互相慰藉，說着「向前看，一定要幸福」。

最後依依不捨的分別，只留下那美麗的卡布奇諾，在燭光中鐫刻愛的印記。

這一曲《燭光中的卡布奇諾》，讓你不由得相信：音樂的表達力更加廣闊和貼切，更加善解人意，它無需你說什麼。

它經過春夏秋冬，經過千山萬水，經過出生和死亡、繁華與蒼涼，時刻提醒你，「我愛你」，這是我們與生活與生命與人類之間不需要語言的一種永遠的表達。

蕪歲月的滄桑，兩個人一路走來的不易與艱辛，正是相濡以沫的愛情最好的註腳。真正的愛情，一旦經受生活的洗禮和考驗，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爛漫——凝滯和停頓，歡快和憂傷，都是必然；樂曲之中兩

個人的私語，寫滿了對愛情深刻的體悟。

時光如流水。距第一次聽這曲子，倏然就過去了十五年。我已年屆不惑。和往年一樣，春節前的這段日子，是單位裏最忙碌的時候。在這個冷雨的深秋，我加班後回到家，又一次聽它，竟有了不同的感受。

開頭是一段由緩趨疾的鋼琴獨奏，細細微微地，把我的目光引到了一間咖啡屋，外面在下着雨，屋內溫暖如春。兩個或許已是滿頭白髮的人坐下來，未語凝噎，「你還好嗎？」這個時候，兩個人都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兩個人慢慢地打開了話匣子，陷入了美好的回憶：一晃就這麼多年。頭兩個片段結束，鋼琴又恰到好處地出現，外面的雨似乎將停未停，浙浙瀝瀝地敲打在屋簷上。兩個人回到了現實之中，互相慰藉，說着「向前看，一定要幸福」。

最後依依不捨的分別，只留下那美麗的卡布奇諾，在燭光中鐫刻愛的印記。

這一曲《燭光中的卡布奇諾》，讓你不由得相信：音樂的表達力更加廣闊和貼切，更加善解人意，它無需你說什麼。

它經過春夏秋冬，經過千山萬水，經過出生和死亡、繁華與蒼涼，時刻提醒你，「我愛你」，這是我們與生活與生命與人類之間不需要語言的一種永遠的表達。

### 市井萬象

江恒

在小說《英國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中，主人公艾殊全身燒傷，面目全非，整個身體輕輕一碰就疼得要命，看起來行將朽木，奄奄一息，簡直是眼下英國的最佳寫照。

英國的確病得不輕，最新一個患者就是標榜「鐵娘子第二」的特拉斯，她在唐寧街十號僅僅四十五天，便把國家攪得天翻地覆，天怒人怨，最終黯然下台，成為英國歷史上「最短命首相」。英國媒體總結了她在任內幹成的幾樁「大事」：剋死女王、搞崩經濟、出賣好友、得罪同僚、激怒民眾、貽笑國際。更多評論是從患者角度分析她的「病情」，試圖為後來者尋找醫治的藥方。

按《每日郵報》等報章給特拉斯羅列的「病徵」，首當其衝的是「好高騖遠」，按她上任時誓言打造一個「低稅收、高增長」的美好前景，企圖照搬里根的「涓滴效應」，卻忽視了當今美國加息、俄烏衝突背景下英國危機重重的現實，心比天高只能落得命比紙薄。其次是「草率行事」，她身為首相拋出史無前例的激進減稅計劃卻不經深思熟慮，尤其是取消針對高收入者百分之四十五的稅率，有如劫貧濟富，而大舉減稅等於寅吃卯糧，勢必令國家債台高築，卻見不到任何增收方案，之後她又輕易推翻自己的決策，形同兒戲。再有是「剛愎自用」，她對於來自各界的批評聲音充耳不聞，堅稱減稅方向正確，以不撞南牆不回頭姿態，令英國金融市場股匯債齊殺，養老金瀕臨崩盤，白白蒸發掉五千億美元。最後是「缺乏擔當」，在減稅計劃失敗後，她丟卒保車將責任推給擔當財政大臣的親信，並將其炒了魷魚，她在最後一刻仍希望以道歉了事，幻想保住權位。

對於如何導致特拉斯「染病」，英國政治學者戴維認為二〇一六年的脫歐是一大原因，那時播下的「病毒」，如今已染遍英國的整個肌體，極端民粹主義氾

## 「先鋒號星際之旅」



香港太空館即日起推出全新專題展覽「先鋒號星際之旅」。圖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升空的兩艘太空船——先鋒10號和11號的軌跡，它們現在與地球相距超過一百六十億公里。

政府新聞處

## 難以治癒的「英國病」

濫，政治正確大行其道，意識形態掛帥成風，導致上台的都是嘩眾取寵的政客，而非務實的政治家。如果翻看英國著名科幻作家、布克文學獎得主麥克尤恩二〇一九年出版的政治寓言小說《蟑螂》(The Cockroach)，這種情況被描寫得栩栩如生，能從中獲得啟示。

小說的主人公是一隻蟑螂，從議會大廈千辛萬苦爬到首相官邸，一覺醒來之後，發現自己佔據了首相薩姆斯的身軀，也從陰溝裏、地窠下的爬蟲躍升為英國最有權力的人物。作為英國首相，他的使命就是實現人民的意志——在英國貫徹「反轉主義」。於是他鋌而走險，在明知會讓百姓吃苦、國家受罪的情況下，仍以捍衛民主、實現人民意志為名，推行危險的激進政策。無論是黨外的反對派，黨內的異見者，還是議會民主的原則，統統阻擋不了他的一意孤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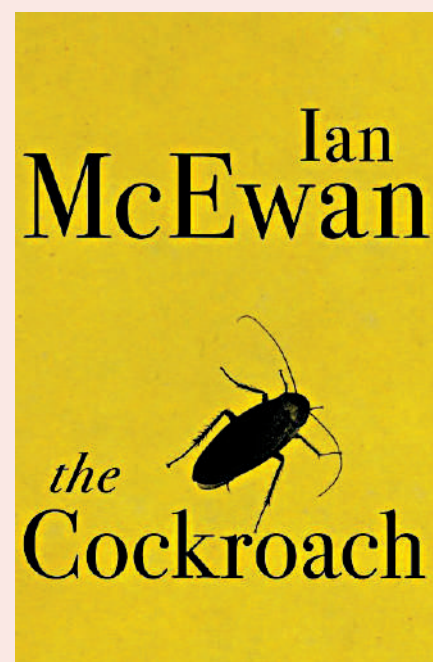
故事聽起來荒誕離奇，但若把薩姆斯與特拉斯的名字進行調換，情節完全成立。對於脫歐的政治毒害，正如麥克尤恩在前言中所說，「我不知道那個荒唐的杜撰算不算得上成功，但其對至少未來一代人可能造成的衝擊，也許沒有什麼能夠在愚蠢的尺度和上它匹敵」。事實上，脫歐帶來的市場收縮、勞動力短缺等影響已全面顯現，也是今天英國危機的主要導火索。當然，像脫歐這樣關係國家命運的重大決策，竟輕率地交由全民公投來決定，如同入閣八年來毫無建樹的特拉斯，也是由十六萬保守黨基層黨員送上首相寶座，這種所謂民主制度實在要打上問號。

另外，英國結構性的矛盾也加劇特拉斯的「病情」，即高赤字、高通脹之下經濟停滯、勞資關係緊張現象，人們俗稱的「英國病」(British disease)。實際上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現象便不斷反覆惡化，如學者希拉德所說，「英國病」已廣泛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領域，成為難以治癒的慢性病，今天英國國內外環境雖已大不相同，但許多病徵仍與當年驚人相似。

比方說能源危機：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出現，英國陷入經濟停滯和價格上漲並存的滯脹，原材料成本與工資企

造成生產力下降，英鎊匯率下跌，但貨幣貶值卻未改善國際收支。債台高築：英國經濟低迷，令稅收持續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國債累積餘額不斷上升，七十年代中期甚至財政破產。資本外流：隨着英國競爭力下降，資本流向海外，包括汽車產業等外移，技術發展趨於滯後。罷工盛行：因經濟惡化導致民生危機，公共服務部門的工人持續罷工，像醫生護士罷工醫院無力運作，供餐人員罷工學校停課，垃圾回收人員罷工垃圾無法回收，卡車司機罷工供暖用煤油難以送達等，出現了「不滿之冬」。

在經濟學家厲以寧的《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英國病」研究》一書中提到，「英國病」表現在通脹與失業並發、經濟效率低下等。就連兩黨政治也完全失靈，保守黨和工黨都想通過需求管理來拯救失調的英國經濟和患病的英國工業，但兩黨的信念統統都是幻覺。撒切爾夫人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一度讓病症有所緩解，但病根沒有清除，如今特拉斯仍想照方抓藥，卻鑲羽而歸，這提醒人們「英國病」根深蒂固。



▲麥克尤恩著政治寓言小說《蟑螂》(The Cockroach)。

資料圖片

## 色彩魔術師

不久前在一場拍前預展上，我見到知名華裔藝術家蕭勤（一九三五年——）的作品，印象頗深。這位「東方畫會」創始人的作品，在趙無極、常玉、朱德群等一眾二十世紀中國傳奇藝術家的作品旁，同樣搶眼。色彩，是人們走進蕭勤繪畫世界的入口，也成為他作品屢談屢新的特色。

「人們須在有限的空間中達到一種無限大的能量和探索，在超越時間的非物質性世界中去學習、了解生命深刻的意涵。而以我笨拙的筆，和原始的彩色，來表達一點這樣的觀念。」八十歲時，蕭勤回顧自己大半生創作，曾這樣說。他生於上海，後赴台灣，隨朱德群和李仲生學畫，再後來，前往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國家遊歷，如同上世紀初許多旅歐畫家那樣，將西方油畫的抽象構圖和筆法與東方式的哲思與意蘊融合，開創自己的風格。

初見蕭勤的作品，我們總



### 黛西札記

李夢

對於抽象畫作的偏愛，則因為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學繪畫時，從奧地利人保羅克利(Paul Klee)和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畫家米羅(Joan Miro)作品中的純粹和原初主義中，汲取不少靈感。像克利一樣，蕭勤試圖追溯中國藝術的源流。他溯源而上，找到老莊哲學和東方禪學，於其中研究並感悟。

不少外地畫家去到歐洲，往往轉向彼處的歷史和宗教中探索，蕭勤則恰恰相反。身體的遠行，卻帶來他精神的內省與回望。這不由讓人想到俄羅斯畫家夏加爾(Marc Chagall)，不論身在巴黎還是紐約，筆下描畫的，永遠是童年時的猶太村鎮。與夏加爾離鄉遠行、途徑坎坷的經歷相似，蕭勤的大半生經歷戰亂、動盪與親人離世，不時與絕望與苦楚相伴，但他的畫中，卻向來明亮。

「上天給我黑暗，就是讓我了解光明在哪裏。」他待人接物從來積極達觀，將生之羈旅的牽絆、落寞與困惑，悉數轉化為對於宏觀世界乃至宇宙命題的思索，落在筆端，亦落在一眾觀者心上。

◀蕭勤畫作《希望》。3812畫廊供圖



### 如是我見

劉世河

周末，跟幾個朋友小聚，忘了是誰起的頭，居然聊起了一個人在世間行走，到底是有愛更重要，還是有趣更重要？

有的說當然有愛最重要，「愛」就好比一日三餐，不可或缺，而「趣」就像用露水煮茶，太過陽春白雪，不能當飯吃的；有的說有趣最重要，一個人倘若無趣，那他的愛不要也罷；還有的說，一個人既有愛又有趣，當是最好，只可惜這等完美之人純屬鳳凰麟角。

眾說紛紜，一時間難分伯仲。我忍不住暗暗發笑，其實這「愛」和「趣」是有兄弟之誼的，絕不是非此即彼。但唯一不同的是，有趣的人一定有愛，而且更懂愛更會愛，而有愛的人卻未必有趣，而且無趣的愛，往往又很自私，愛得一意孤行，這種自私和孤行，日子一長，就會讓被愛的人感到不自在甚至窒息。無論是友情、親情，抑或愛情，皆是如此。

人可以無知，但不可以無趣。無知尚餘可愛，而無趣則就寡淡了。詩人余光中說得

更透徹，他直接把入分了四種：高級而有趣，高級而無趣，低級而有趣，低級而無趣。可見這有無趣否，真的跟身份、地位無關，亦無關年齡、職業以及性別、文化。

我的母親就沒讀過書，卻十分有趣。小時候家境拮据，飯桌上粗糧是絕對的主角，可母親卻總能變着花樣地給我們做着吃，比如包玉米麵的包子，蒸地瓜麵的蝌蚪麵，就連自家醃的老鹹菜她也切得細如髮絲，然後再用那種細瓷的小碟子盛，母親說這叫粗糧細吃。也正是母親的這種粗糧細吃，才使得那時我們家的日子雖清貧卻並不至於乏味。

我當兵的那幾年，不識字的母親居然很少給我寫信，準確的說應該是「畫」信。她不會寫字，就用鉛筆畫。印象最深的一次，她畫了一頭老母豬，還有一群小豬仔依偎在老母豬身旁。我一看就笑了，母親這是告訴我，咱家的老母豬又下崽了，我一數，正好十頭。後來，我問母親，這多麻煩，不如乾脆讓大哥代筆。母親卻說：「這可不是麻煩，是有意思，再說，好歹是娘的親筆信呀！」

「對，親筆信，有意思。」我不住地點頭，母親的臉上便笑成了一朵花。

所以說，做一個有趣的人其實遠比做一個僅僅有愛的人，更能左右生活的基調。有趣的人其實就是用捕大魚的網子考量悲傷，而後再用選麵粉的篩子捕捉幸福，所以放眼看去都是擁有和滿足。有趣是一種魅力抑或魔力，它能把剛性的生活過成柔美的風景，也能把一潭死水，變得微波蕩漾。那些常將「沒意思」掛在嘴邊的主，必也是無趣之人。

「有趣不須詩過巧，無謀方覺事多乖。」只要你熱愛生活，生活便無所不趣：去館子裏朵頤美食有趣，自己在家動手烹製一頓佳餚也很有趣；四處遊山看景，品茗觀花有趣，窩在家裏陪父母、愛人聊天、伴孩子盡情玩耍也很有趣；舉案齊眉，琴瑟和鳴的夫妻固然有趣，兩口子整天雞吵鴨鬥，卻又秤桿秤砣般誰也離不開誰，也不失為一種趣味；欣欣然看一朵花慢慢綻放十分有趣，靜靜欣賞一朵花的慢慢凋謝也同樣有趣；看魚兒在魚缸裏歡快游動是趣，直接養一缸清水置於案頭，與水為鄰，與水交心，更是一種難得的雅趣。

如果說有愛可以讓人有意義，那麼有趣則會讓這個意義變得更有意思，而既有意義，又有意思的人生，堪稱完美。